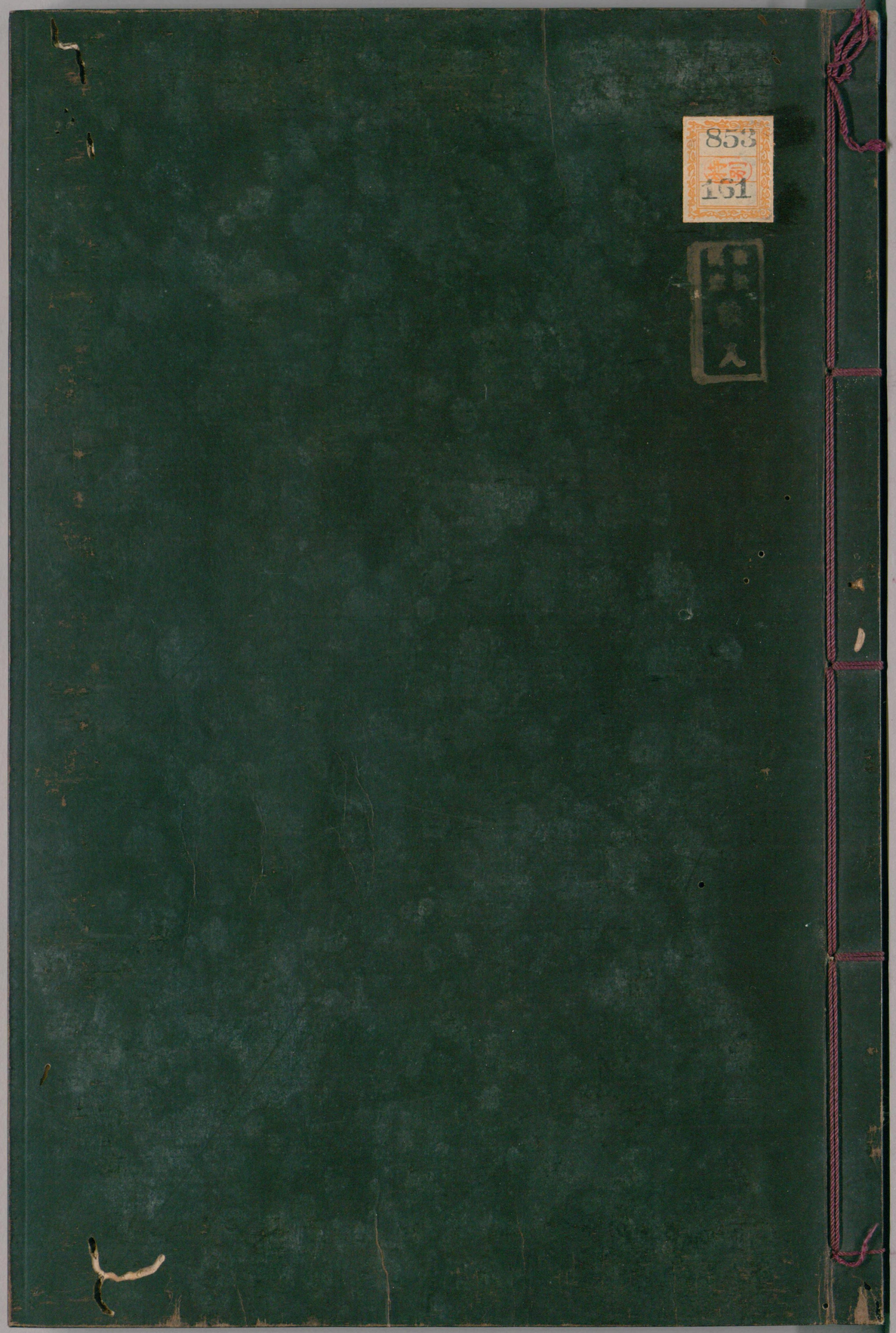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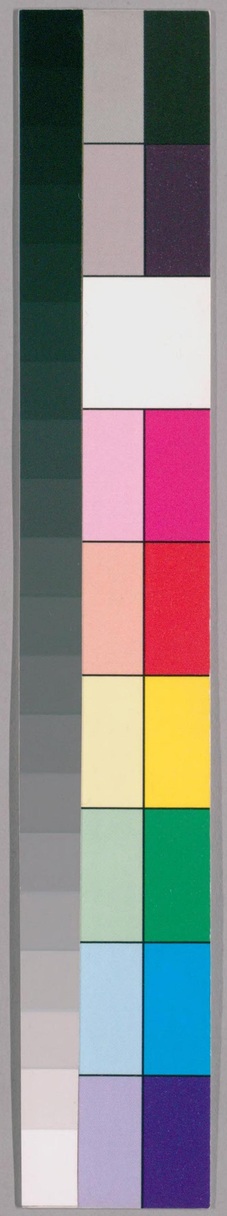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襄公一

公名、午、成ノ公妾定ノ姒ヲ之子、四ノ歲ヲ即ノ位ニ在ノ位三ノ十一ノ年謚法因ノ事ニ有ノ功ヲ曰ノ襄ト辟ヲ土ノ有ノ德ヲ曰ノ襄ト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ス子靈王立ツ
襄ヲ二ノ十八ノ年靈王崩ス子景王立ツ

鄭 魯襄公二年成ノ公卒ス子僖ノ公髡頑立ツ襄ヲ七ノ年僖ノ公卒ス子簡ノ公嘉立ツ

齊 魯襄公十ノ九ノ年靈ノ公卒ス子莊公光立ツ
襄ヲ三ノ十五ノ年莊ノ公弑弟景ノ公杵臼立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 詳二見成一公元年一

晉 悼一公復霸元年韓一厥爲レ政ヲ襄カ十一年會ニ于蕭魚一服ス鄭ヲ襄カ十一年荀一偃爲レ政ヲ襄カ十五年悼一公卒ス子平公麃立ツ襄カ十一九一年十一匄爲レ政ヲ襄カ二一十五一年悼一公卒ス子彪立ツ襄カ二一十七一年晉趙一武爲レ政ヲ襄カ二一十九一年楚盟ニ于宋ニ南一北分霸始ニ此一

衛 獻一公襄カ二一十六一年殤一公秋晉獻一公卒ス子襄一公立ツ襄カ十一四一年獻一公奔ニ齊一衛立ニ公一孫剽ヲ是ヲ爲ニ殤一公一襄カ二一十一年殤一公歸ス于衛ニ襄カ二一十九一年

蔡 獻一公秋晉景公弒ス子靈一公一般立ツ

曹 獻一公襄一公十一八一年成一公卒ス子武一公一勝立ツ

滕 詳二見成一公元一年一

陳 獻一公襄一公四一年成一公卒ス子哀一公溺立ツ

杞 獻一公襄一公六一年桓一公卒ス子孝一公匄立ツ襄カ二一十三一年孝一公卒ス弟文一公益姑立ツ

薛 詳二見僖一公元一年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邾悼公襄公十七年晉執莒公歸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公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公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爲令尹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子辛爲令尹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公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公十五年子商爲令尹襄公二十一年子虔爲令尹二十二年遠子馮爲令尹襄公二十八年康王卒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二十五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

越 及昭公元年

卒夷昧立一名餘祭

詳見隱公元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己丑　簡王十四年　晉悼公周元年　齊靈十年　衛獻公五年　蔡景二十年　鄭成十三年　曹成六年　陳成二十七年　杞桓六十五年　宋平四年　秦景五年　楚共十九年　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公羊傳宋何休云楚已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柰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策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脩春秋不與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奬亂與夫諸侯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叛之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事其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土度也

[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宋之故雖入于楚孔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強暴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爲不道奸亂助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強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強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高郵孫氏曰]前書入于彭城此書取彭城入于楚一年而再書之前嘖之納之也必曰世子前嘖若曰是乃世子也鄫安得爲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也之必曰宋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與衛大夫助子圍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衛孰之故取子圍之父子君臣之倫衛侯之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分戚具焉[汪氏曰]彭城已書曰圍宋彭城齊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駐師陷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正也十年戍鄭虎牢駐師陷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正也羨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楚伍以不書衛爲不與楚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齊之專封者蓋相公之事本善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侵楚焦夷及陳晉侯徹侵楚焦夷及陳晉侯徹于威以為之援〔杜氏曰〕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鄭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悖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下重勅諸侯而使帥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　傳

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氏曰〕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鞏朔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鄭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鄭亦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鞏朔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劒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盧陵李氏曰〕胡氏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次也悼承厲公之烈盟鄢陵打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于楚天下知納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鞏朔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剌其欲救宋而不能

者、
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取犬丘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擇憾於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盈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

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一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非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勝定公薨世子定爲二年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喪紀不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旬月
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二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王氏曰襄公即位則郯子来朝晉衛来聘簡主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舉國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寰禹禽獸奚擇焉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天子不與焉爲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若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奔而亦不奔天王之喪則以四歲即位而小國来朝大國来聘安能以禮相接乎
○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恐穀注及公羊疏省同杜氏說蓋知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蠆牢同說但蠆牢明書已酉巳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庚寅　靈王元年　二年　晉悼二　齊靈十一　衛獻六　蔡靈十一　陳成二十八　杞桓六十六　宋平五　秦景六　楚共二十　鄭成十四　卒　曹成十一　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

伐之鄭受制於衷狄而為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為動衆耳

襄陵許氏曰書伐鄭之衰

附録 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平樂于賂以鳳沙衛以申之為鮮虞也 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無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槨與頌琴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以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也

○六月庚辰鄭伯睑卒

睑古困反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国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毅梁傳其曰衛寧殖子駟曰不可寧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非卿師重故叙衛上高氏曰不書葬者以寧殖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卒高氏曰不書葬者以寧殖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国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毅梁傳其曰衛寧殖子駟曰不可寧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非卿師重故叙衛上高氏曰晉宋舞師將卑師少也李氏廉曰上言鄭伯輸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為誅其伐喪也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劉氏敞梁云稱于前事也說者曰物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寧殖之報以明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羣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已
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
怨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茂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
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
事將在齊吾子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氏曰諸侯之
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敘其會以志其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莱子莱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
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杜氏曰齊謚也二十
月而葬速○唐陳氏曰穆姜有美擅頌琴文
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詩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取之也不與鄭之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太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太夫者何貶之也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程子曰歸惡乎大夫也該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張氏曰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至漢為成皐今為汜水縣巖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皐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

輿地志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有太行羊頭山

魏之安邑

汪氏曰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衛圍安邑按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即鳴條之野薛之榆關

輿地志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二夫守之可以

汪氏曰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當百

按西陵即夷陵

蜀之漢樂

音洛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一按洛沔口晉吳皆以為之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荊雍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嗌

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

孚堂胡氏曰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陵漂須皆國之存亡所係者

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

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繫斯池築斯

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裳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

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家氏曰〕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當受之天子曷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其為夷屬厚天子之封守非嘗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歸之於中國所以正其為夷夏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脩〔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吳興沈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諸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迫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蓼羣書之類呑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親戚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逼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躡中華之境其不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為中國諱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褒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外之矣反謂內之可謂外之也劉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內之乎穀梁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虎牢不繫鄭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為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繫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為鄭備楚故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一年之戍則不過為拒鄭計而無備楚之實矣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繫鄭者言鄭服則歸之

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說遷不可從張氏不繫鄭之說蓋用陸淳說然其曰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有此必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以勝楚楚矣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 齊靈十二 衛獻七 蔡景二十二 鄭僖公髡頑元年 曹成八 陳成二十九 杞桓六十七 宋平六 秦景七 楚共二十一 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十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益子重〔張氏治〕子重病之遂遷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人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讐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陳氏曰〕於是楚伐吳吳伐楚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吳必若退門干巢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廬陵李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七始於此

〇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一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迩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氏曰〕稽首至地事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脩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于國都而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與公盟長樓有以見襄靈之侶而悼公之讓宜悼公之能復伯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乞盟也襄如晉五始於此年

公至自晉

〔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譏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附録〕〔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又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遂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頗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邾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夷也〔程子曰〕夔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爵二則諸侯同欲而書爵三則惡其反覆而書爵夫惡其

及襄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瞿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病楚也

[案]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汝上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鴈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諸侯還鴈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葉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悖信明義而後可以柰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高氏曰]此因戚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一盟故特書曰以間之

[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訓其脩王宮於諸侯俾下同於敷血其事不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王臣而王室亦卑不足再言雖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朱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戚而繼書

其曰同盟平公先書會而亦再書其曰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曰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況柯陵平丘之盟書曰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又以見繫上下之分不可不書曰以謹之也【廬陵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其日會其侯盟于其此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曰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戚七年鄢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鄭不從子展之言而意矣負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僑其驕反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出吉于諸侯何慶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公羊傳】其言如會何【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穀梁傳】及陳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之也【程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

夫則雖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
盟袁僑也〔向氏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
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書出地有
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
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正也至溴
眾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
矣〔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
是又稱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詞
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
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
乎〔寧堂胡氏曰〕陳父數中國服役于楚逮不其侵
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
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
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
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礼義宜楚之政
背夷即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頫也雖微盟約天地
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礼遣之使往
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

盟罪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詣
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
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后大夫專盟矣〔汪氏曰〕
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
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
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啓大夫專
權之端詳書及以及者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主矣
及外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夫敢徐盟袁僑盟
承稱及者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雖澤之
役雖能伏安撫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禳
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綴諸侯之權此乃復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
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〇〔廬陵李氏曰〕及陳
袁僑盟與及國佐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盟喜服楚同
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
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
意緩至十六年再書已久不臣之情極也又曰于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再書地而衰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二國佐盟書地而衰僑不書地者書衰婁以見其進盟之過也又曰陳自厲二年陵二不與諸侯夏之盟者三十一年今始如會四年圍焉而徹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戍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向無陳矣

附録

【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詩曰絳也將伐狄之勇士也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昭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干犯軍令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夫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殺役與之礼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有會

【蜀杜氏曰】公逾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貢於晉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　齊靈十三　衛獻八　蔡靈十三　鄭僖二　曹成九　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
景八楚共二十二晉悼十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公羊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公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穀梁法〕魯祖為皇考廟昌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

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不諱嫌名二名〔論語〕不偏諱詩書不諱廢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處不地臧國書最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冒同盟信公名申而書戍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注〕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前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光姓嚴詩書如月之恒諱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帶凡二恭克讓諡作遜賜諡作二一匡諡作一一正足徵諡作足證嫌名謂音声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諡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諡淳朴之淳二十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諡世民為代諡人愚者遠禮以為孝諡者獻佞以為忠忌諡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晋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三卿皆臣下以諡為忠非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聘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又不拜歌四牡之三三又不拜歌皇皇者華之三三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敝邑之人不敢不悉心以事君子君子教之以樂吾子之教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容容親為詢容禮為度容事為諏容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高氏曰】且為鄰世子故【厲】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之辱也君長誰受其咎季孫曰略匠慶用指南車之制於沛澤之中以出東門之外匠慶請所謂多行無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氏曰】成公喪公以夫人之礼卒下誤在此耳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汪氏曰]陳即中國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莊氏曰]定謚也哀以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經二十二年[十]三月[商]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之觀此葬速禮略也[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葬毋群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頓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補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頓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襄公有二母故復如晉朝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怨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晉與許圍頓者晉與而楚詐也[盧陵羅氏曰]陳圍頓以其從楚人之命與鄭獲公子黔以激楚之爭上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年數載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掌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録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諸戎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貪獸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尾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猪�existing其讒慝而不德子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猪于戈雒自有鬲氏收二丁國之燼以撫夏少康少康滅浞而立之少康杼滅于過后杼滅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是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收之冒于原獸恃其力而忘其國馳于田獵不修民事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幾如是可乎不聽將及公曰然則莫如和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戎狄志在四方遠人賂至邊鄙不聳二也戎狄事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于是乎有十一年之春魏絳人戎而諸侯和睦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鄫恃魯人於是乎始朝魯國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成之狐裘敗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　齊靈十四　衛獻九　蔡哀公溺元年　杞桓六十九　宋平八　秦景九　楚共二十三　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如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左傳]王使王叔陳生論王叔之貳於戎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汪氏曰]發子産父高氏曰]鄭自維澤之會始窺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廬陵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歸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聘鄫鄫太子巫于晉以成爲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相率而與之俱蓋勇出也苟將戕之則曷爲相與往哉戕之也苟將與往哉乎晉取後乎晉也其取後乎晉奈何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如爲我事往也[汪氏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又比之魯大夫[何氏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嫁莒女嫁爲鄫後夫人莒又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哉即說

此齊人語〔劉氏曰〕鄫不勝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里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之命而枝有之曾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敘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僑吾大夫焉交識之〔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枝屬於人魯晉之枝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以有請也叔孫舍鄫太子巫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猶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曹大夫而覿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識之〔高郵孫氏曰〕明年告人成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王氏曰〕諸侯之世子雖貴以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狀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是推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

旅見于吳也旅見於晉猶之可也旅見於吳甚矣〔陳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其義必有所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作稻）（公穀）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侯先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辭從中國名從主人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之善道也〔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鞫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盧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施從杜氏

秋大雩

左傳旱也 高氏曰因旱祭志以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以選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氏曰共主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救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弥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下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鄭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城濮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鄭為不利使鄭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進也穀梁傳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故吳序鄭上也孫氏曰鄭徼勍不可先也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

[杜氏曰]不復殊吳來者吳來會于戚

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成九年爲蒲之會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喪秋之常

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之伐也[陳氏曰]於是盟于善道書盟爲諸侯盟也吳初與諸侯盟于戚吳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盟春秋終諸侯之蒲之役將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卿人之上於是至相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爲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鄆矣[盧陵李氏曰]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二也七年會鄫三也八年那丘四也九年戚鄭虎牢七也十一年毫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爲八年

公至自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內離也〔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陳背楚華即夷二十餘年爲諸侯所伐未肯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爲夷狄所伐既不能警斯池築斯城與民効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成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十年城楚丘同義〔胡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與之可也〔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有衣陳之嘆〔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鄭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悼公之霸業乃桓文之所不屑爲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美會于戚于相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當有恤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不勉而不卒戍遂至於失陳也〔汪氏曰〕悼公之戍陳以爲有陳非吾事人心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鼓〕有昔子滕子薛伯〔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今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二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范氏曰〕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代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戍者戍之於魚

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入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曰[范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焉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夫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武子之強前於僖公大三於成公藏三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	靈王	五年	六年	晉 悼六	齊 靈十五	衛 獻十	蔡
				景二十	五 鄭 僖四	曹 成十一	
				陳 哀二	杞 桓七十	宋 平九	
				景十	楚 共二十四	吳 壽夢十九	
						秦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汪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豫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譚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謔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譚子譚射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高氏曰〕不言遂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而不自知由弱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奉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奉祭祀滅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一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枝之屬聲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厥宗以建其承亦因天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族以此防民而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亦異姓之以莅祭祀如鄫子之爲聖人後者上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宜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是爲幽王以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常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聚閭言於太子以爲適嗣

取邾婁絕美者與居知有身乃歸子楚見而請之不常作色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爲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夷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李氏以外孫韓謐爲後之文一楻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謐博士秦秀曰充恃禮濁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謐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爲嗣者之國子爲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爲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鄫無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於魯矣尚何所惜而取滅耶左氏特賂之說非也
〔廬陵李氏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穆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悉神不散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羯但傳得立其鄫嗣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鄫之故復書取也窃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讀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滅孫紘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于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來討季武子如晉晉執鄫子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高氏曰〕公初即位脩子

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貶世卿而大夫無貶三年之喪典禮于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苛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鄫聽命于魯即明不私屬魯今鄫得來討援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二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

堞及杞梠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師及正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卿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救之四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備文公滅刑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貶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　靈王　十二陳哀三杞孝公
丙申　六年　七年　晉悼十　齊靈十六　衛獻十一
丁酉　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
戊戌　十一　楚共二十
己亥　五吳壽夢二十

春鄫子來朝ス

〔左傳〕始朝ス公也〔高氏曰〕鄫小邾氏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ス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ル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ス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三卜郊有禘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免牲非禮也〔范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者亡乎人之辭也〔汪氏曰〕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二十卜亦書之者蓋二十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遠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小邾子來朝ス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ス公也

○城費二費音秘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正義曰文子相二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始哉汪氏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邑而昭二十五年書公圍成比年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之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

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孫不克以費叛如齊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來帰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叛季氏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助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謝緩報非貳也

汪氏曰 此書勝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晋如衛者邦交之頻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葬

杜氏曰 為災故書高氏曰莊公以前塋猶書之莊公以後塋不復書文蠲然後書以見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以見輕爾

附録 左傳 冬十月晋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已忘不才讓其可乎請立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殫心竭力為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謂韓魚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而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乃辱亦無以懌寡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委而委蛇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位之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鄫

鄫穀或作鄶隋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鄫以救之杜氏曰鄫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逐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遷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鄫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荊楚猶夏之強晉悼安攘之急而陳侯棄寃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髡若門反公穀作操

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七年娶于宰適晉不禮焉又與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朝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鄫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鄫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蕭公生五年奉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立之公羊傳掾者何鄭之邑也諸侯棄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鄧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丧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也歎其志也礼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賊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林烈反皆以爲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魚略反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于偽反中國

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僞赴而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爲亂臣賊子之書也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

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徹桓則以嫡妃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務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荼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麇則以宴弊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晋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礼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鄭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鄄則是貴礼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侯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

家氏曰中国之大夫而且之為夷狄之民其必有所授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

薛氏曰諸侯在於善其志諸侯見諸侯也

諸侯卒于境内不他鄭邑也其曰卒于鄭見其弑而隱之也

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内猶大夫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於其臣也故為變文以起其見弑

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茅堂胡氏曰鄭髡頑楚棄疾陽生晝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弭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国夷狄君子小人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国之善類不幸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汪氏曰或引冥子過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晝名義與過同實卒而非弒也今考過之死三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夷文實弒而非卒矣廬陵李氏曰胡氏取公穀以髡頑本非見弒其說似有見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正于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俱有二圖陳侯逃歸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二今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不能自立従夷狄則恨為中国所伐従中国則
又慢楚若匹夫之逃亦可蓋矣范氏曰鄭伯欲従
中国而雅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慢而
去之肯華即夷書逃以抑之廬陵李氏曰陳自此
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虺之會始與則以
晉楚之分伯故也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
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国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
予齊
晉也

丙申　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八　齊靈十七　衛獻十二
蔡景二十七　鄭簡公嘉元年
曹成十三　陳哀四　杞孝二　宋平十一　秦
景十二　楚共二十六　吳壽夢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数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
八年二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礼
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
豈非信於諸侯事大子之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
于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今諸侯二三十歳而聘五
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无復定準今晉
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
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譲不敢在国約束故出入会之
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
之数耳其数蓋
亦同文襄也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戚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附録　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
先之夏四月庚辰弑子狐子熙子侯子十

孫繫孫悪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敦作
濕後同

左傳 庚寅鄭子国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国無文徳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来討能勿従乎従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国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国怒之曰尓何知国有天命而有正卿童子何言鳥将為戮矣公羊傳 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獲者麾得之也穀梁傳 人微者也侵浅事也而獲公子焉以求媚於晉既無文徳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以生国患故貶之稱人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猶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悪其叛中国故子国称人以示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卒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献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会也在氏曰邢自邢丘遷于襄國又故邢國河内平皐縣也張氏曰衛滅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数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侯之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有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浪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褒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嘿臣何以尊諸侯矣　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蜀杜氏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丙魯爲文書季孫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從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其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歷朞同盟首以仲孫蔑臧孫紇叔孫豹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又會邢丘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擬於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則季孫亦當不書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可歟煩諸侯者晉侯之義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義耳

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從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其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歷朞同盟首以仲孫蔑臧孫紇叔孫豹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又會邢丘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爲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擬於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則季孫亦當不書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可歟煩諸侯者晉侯之義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義耳

公至自晉

【左傳】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彊鄫田【高氏曰】鄫田接於莒境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於莒也【張氏曰】見莒子之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王氏曰】莒人伐鄫鄫田之師也【纂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僑子展欲待晉子西曰晉有三不殺河之清人壽我何暇云討多矣姑從楚以紓吾氏晉師至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氏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服焉民之望也不為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卽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入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為舍之閒之枝莫如信信完守以老楚楚罷信以待晉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請從楚斃也受其処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蔡司馬公孫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舞矣于蔡焚我郊保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前翼烏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聞命矣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王帛待於境上以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強者而請罰其能國乎 馭之 高氏曰 觀左氏所載則子
玉汪氏曰 自襄元年荊楚猾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
皆晝太夫之名氏晝帥師而夜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盧陵李氏曰 此又從楚之始也
至二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之臭味也歸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形方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之匄聞諸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汪氏曰 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未朝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

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盧陵李氏曰 此與二十燮來聘言伐鄭同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晉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蔡景二十八 鄭簡二 曹成十 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楚共二十七 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災作火 公

左傳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且緎缶備水潦積土塗恐木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令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四禴祀于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乱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高氏曰穀氏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未告必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徙而筮之遇艮之八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体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雖隨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氏曰成公母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附録 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數世矣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失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慤以好謀智以治民仁以恤遠信以守業韓厥以為政荀伯以為謀郤錡郤至以為勇荀偃士匄以為輔韓無忌以為股肱魏錡武子以為謀主智罃以為謀帥中行獻子以為元帥巫臣以為謀士鍾儀以為樂尹其良能也君盍釋憾於晉以成其好好以安民民之主也而興師以伐之不亦難乎子囊曰不然吾聞之能敬無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可敵其能降我乎子囊曰晉未可與也其上剛而好陵其下驕而無禮驕則失人剛則多怨陵人則人不親無禮則不和事之何為王曰吾既與晉盟矣不可以貳子囊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何盟之有且盟何益只以召禍君其圖之王不從遂侵晉晉師歸楚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許戲宜反）

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許戲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帥師從荀罃士匄門于鄭東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北門杞人從梁鱄士鮒門于北門杞人鄶人從趙武魏絳門于甲戌師于汜祭諸侯曰脩備器盛糇糧捶老幼居疾于虎牢使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許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逆來者於我未也楚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逆不可以爭天勞未

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敢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蕩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歸生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歸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二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此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叔孫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始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也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嵒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

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杜氏曰賤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伐以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睦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乏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楚五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羙之【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于蕭魚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戲之後諸侯再伐鄭則鄭服可知【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十一年同盟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汪氏曰】齊桓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敵

楚蓋召陵以前楚入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鄧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威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賴懼服矣逆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鄭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人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已有屬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而昔者悉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郤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劉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羙一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

盟戲不致者因子馳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振鄭者是也亦猶會鄫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鄫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二五會之後三十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二十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急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不同人心若未忘而苟鑒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十駕之績焉則此盟乃東夏盛衰之機括也歟○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二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

附錄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三十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

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以先君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禮加之以令德令德之人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及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馳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曰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馳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詞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皆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汪氏曰楚書子者因君自赴少特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00

附録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慰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貧公以下皆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漸以弊更賓以特牲器用工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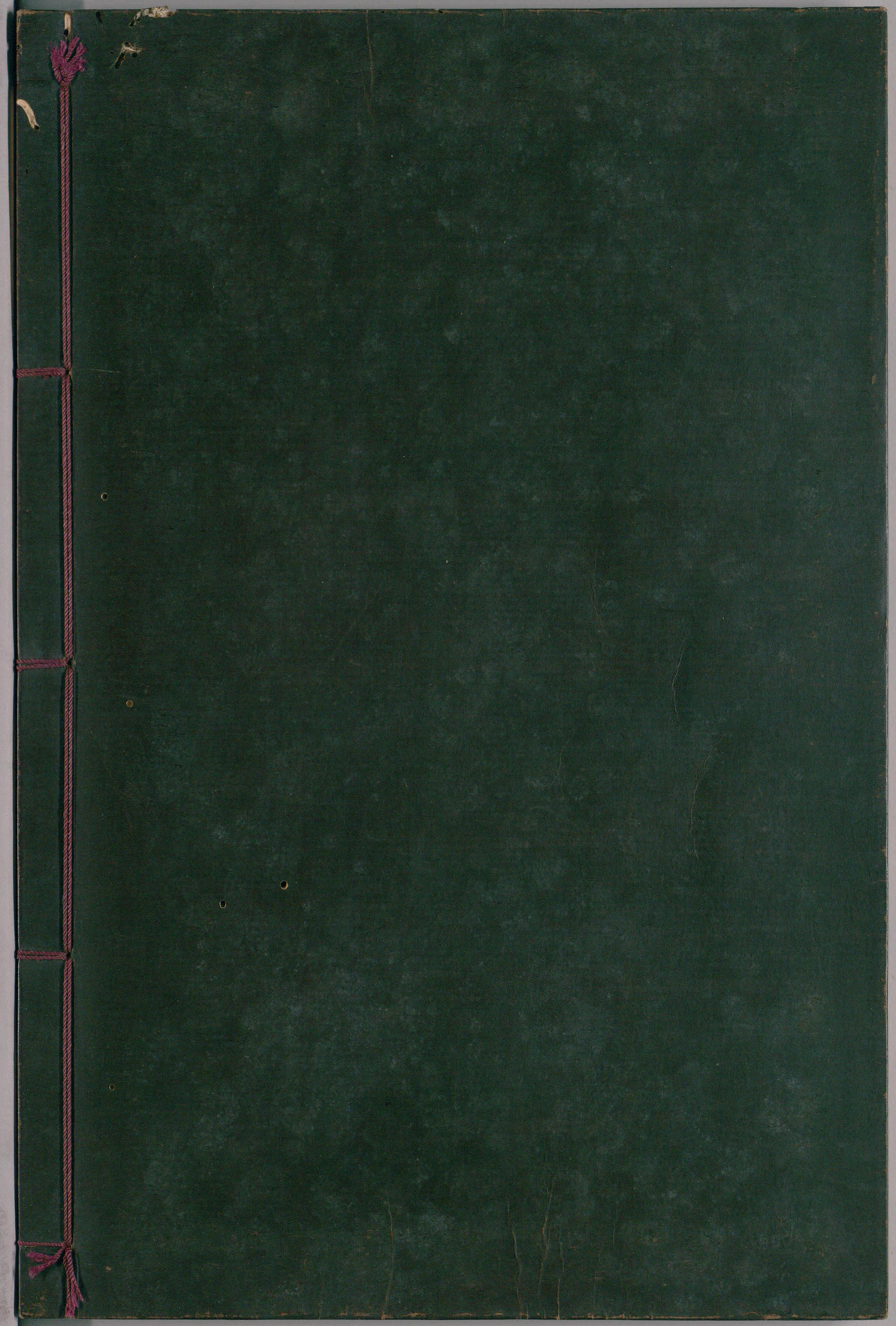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